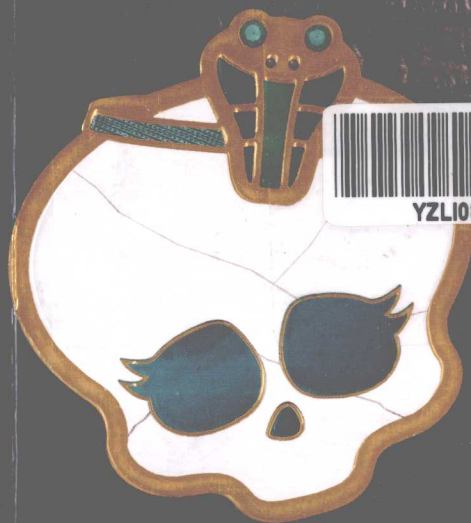


怪兽中学 MONSTER HIGH



YZLI0890131888

视频里的怪兽 是我吗

[美] 丽丝·哈里森 著
黄静雅 译



接力出版社
JIEL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Be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SHIPIN LI DE GUAISHOU SHI WO MA
视频里的怪兽是我吗

[美] 丽丝·哈里森 著 黄静雅 译



YZLI0890131888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English title: Monster High: The Ghoul Next Door
MONSTER HIGH and associated trademarks are owned by and used under
license from Mattel, Inc.

©2011 Matte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视频里的怪兽是我吗 / (美) 哈里森著; 黄静雅译.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

(怪兽中学)

书名原文: The Ghoul Next Door

ISBN 978-7-5448-22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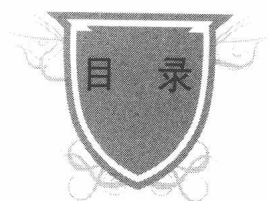
I. ①视… II. ①哈…②黄…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841 号

责任编辑: 李建霞 美术编辑: 小璐 版权联络: 吕越平
责任校对: 贾玲云 责任监印: 刘冬 媒介主理: 马婕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9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册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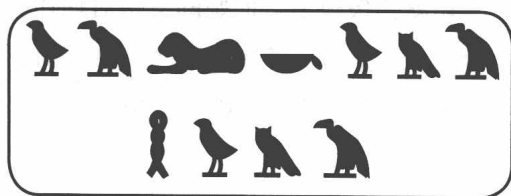
法老最懂我的心	001	151	可爱的敌人
蜜蜡事件	019	163	尼罗河珠宝
掉头的惩罚	035	173	怪兽邻居
数码蜡烛	043	183	间谍间谍
恋爱中的骆驼	051	195	怪兽直播间
怪兽同情者	063	209	厕所战争
隐形怪兽	083	213	秘密行动
秘密瀑布	093	225	木乃伊回归
保镖坎黛丝	103	235	隐蔽者的愤怒
别嫉妒我的美貌	113	245	怪兽猎人
告密者审判	125	249	救世主米儿
午餐战争	135	267	老妈的基因
影子的心声	149		



法老最懂我的心

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焦虑，克莱奥焦躁难耐，但她还是不肯休息，她必须要等到尼罗河宫殿里的一切准备妥当。所有的工人都觉得她是个难对付的主儿。

“这样是不是好点？”哈斯纳稍微抬高纸莎草横幅的左侧，问她的丈夫贝比。他们两人接到命令，此刻正忙着将这条横幅悬挂妥当。



克莱奥歪了一下脑袋，往后退了三步，重新将这幅杰作打量一番。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雨声盖过了克莱奥的系带凉鞋敲击花岗岩地面的声音。这种天气实在太适合去租几部电影，和男朋友依偎在一起，享受一下了……

“快别想了！”克莱奥连忙摇摇头，将这幅舒适的画面从脑海中赶走。杜斯在她心里已经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她也不欢迎他再到她的电影放映室里来。谁让他昨晚将麦乐迪·卡弗带到学校的舞会去了！况且她现在必须集中注意力，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来筹划报仇事宜。

克莱奥收起思绪，像电影导演准备开拍一个镜头一样挥舞着手臂。“嗯……”她举起巧克力色的双手，构成一个框架，透过这个框架审视着横幅的位置——她必须像她的观众一样苛刻。这至关重要，因为她的观众期望看到完美的作品，所以克莱奥理应满足他们。克莱奥看向大厅中央精工细作的日晷：“啊！到了晚上可就看不清这幅杰作了。”

“还剩多长时间？”她喊道。

贝比从他那亚麻质地的白色短袖内拿出iPhone，看了看答道：“七分钟！”

真要命！

如果她将信息以七十二号字输入电脑，再从激光打印机里打印出来，一切就会快很多。但她的父亲对现代科技没什么好感，每次要写什么短笺、清单或是生日贺卡时，他都固执地用象形文字来写，其他文字一律不许用。

拉姆齐·德·尼尔——或就叫他拉姆，西方人都这么称呼人——坚持在他的地盘上，都必须通过手写埃及象形文字的方式来纪念祖先的辉煌遗产。而要把那些繁复的古文字写得尽善尽美，几乎要花掉二十分钟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本来应该是“欢迎回家，老爸”的字样被精简成了“欢迎回家”。盖布大神啊，谁有那么大把的时间啊！

幸运的是，这一平淡无奇的任务并没有妨碍她和克劳迪恩、拉拉以及蓝蓝的安排。“3S”计划——美黑理疗、水疗、逛街——已不在选择内。因为暴风雨的缘故，去日光房做美黑理疗成了泡影，另两个“S”也被取消了，她们只能等到一切都安全了，才能在公共场合再次露面。

多谢你！弗兰琪·斯坦！

昨天晚上在蒙斯顿中学的舞会上（杜斯就是在那天晚上把麦乐迪·卡弗带过去的），塞勒姆的警察一直在搜寻一个“绿色怪兽”（就是弗兰琪），它在和布雷特·雷丁卿卿我我的时候，不小心把头弄掉了。因此隐秘会下令，让所有的孩子先暂时待在家里，以防万一。

谢天谢地，她的父亲——一名声誉良好的古董交易商——一直都在外面从事考古挖掘工作，对这种戏剧性事件根本没有兴趣。他对他的孩子老是保护过度。要是他知道克莱奥也掺和了弗兰琪的计划怎么办？要是他知道克莱奥去参加学校怪兽主题的化装舞会时打扮成了一个木乃伊该怎么办？（甚至克莱奥就是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去的！）要是他知道蓝蓝干脆让她的鱼鳞片在舞会上大放光彩怎么办？拉拉还龇着她那又长又尖的利齿招摇过市！克劳迪恩甚至暴露了她的狼皮！他并不知道，她们这么做的目的除了是想让普通人不再害怕隐蔽者，而且更是想告诉人们他们的价值。克莱奥想到这里简直不寒而栗。要是拉姆知道了一丁点儿她这种想法，他一定会把她锁在某个地下坟墓里，直到二二〇〇年都不一定会把她放出来。

“现在看起来怎么样？”贝比牙关紧闭，勉为其难地问

道。他的牙齿在橄榄色皮肤的映衬下，显得像象牙一般白皙。

真不知道是克莱奥想象出来的，还是横幅的左上角真的是倾斜的。她想让横幅看起来无懈可击，她就必须做到。结果到现在酒还没倒好，饭前开胃菜也还没准备好，节目单的提示暗号也没弄完。要是克莱奥没有把用人都打发掉，这些任务恐怕早已按时完成了。当然了，她也可以帮忙，但她是宁愿把手砍断，也不愿伸手去帮助别人的人。她爸爸一直都这么跟她说：“分工不同，这世界上既要有发号施令的老板，也要有干活的工人。而你，我的公主，你太宝贵了，这些角色都不适合你。”克莱奥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现在，她客串一下，做个临时监工还是可以的。

“左边再高些。”

“可是……”贝比本想反驳，但眼珠一转，想出了个更好的办法。他打开iPhone手机上的木匠水平尺程序，将手机水平放置。他耐心地等着数码泡泡来回摆动，眼睛紧盯着屏幕，巧克力色的嘴唇不停嘟囔着，等待着最终裁定。

“我看着觉得很好啊。”哈斯纳坚持道，她正站在一把古埃及王座的镏金扶手上，努力保持着平衡，“贝比的测量法一直都很精准。”她大睁着那双涂着眼影的黑眼睛，再次强调。

这女人说得没错。

十六年前，拉姆命令贝比修建一座房屋，既要遵循西方人的简朴风格，也要符合埃及人对房屋的“皇家宫殿式”审美。而仅仅几个月后，这一杰作就宣告完成。

房屋外层有多级，呈白灰色，颇有城郊宫殿的气势。

前门直通向略显狭窄的木镶板休息室。墙壁为米色，灯光暗淡，死气沉沉——这是必需的，否则这家人怎么能避免送比萨的男孩和大嘴巴卖饼干女孩的闲言碎语呢？在这间假休息室后，藏着第二道门——一道真正的门，这道门通向他们的家。这里的建筑风格完全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

主厅有三层楼高，顶上为呈金字塔形的玻璃盖。不下雨的时候，自然光就会洒进来，就像融化在热乎乎的皮塔饼上的黄油。而每逢雨天，颇有韵律的雨滴声就像交响乐一样萦绕着整个大厅，安抚着住在里面的人。石灰岩砌成的墙上装饰着彩色的象形文字，雕工精细的大理石罐上则详细描绘着安葬他们祖先的场所。贝比还设计了一条小溪，小溪里流淌着的是来自尼罗河的水，蜿蜒着流向宫殿里的每一个房间。每逢特殊的场合，哈斯纳还会用闪烁的茶色灯光装饰这条小溪，有时也会在流动的水面放上埃及的睡莲。而今晚的小溪，则两者兼具。

“还有五分钟。”贝比宣布道。

“快把它抬起来！”克莱奥突然拍了拍手，吓得齐丝丝——家族里七只猫中最胆小的那只——一下子蹿到了大厅中央的海枣树树冠上。

“对不起，齐，”克莱奥温柔地说道，“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但看来让齐丝丝受惊的还不止克莱奥——柔和的钟声突然响彻整个大厅。

“他到家了！”哈斯纳通过安全监视器看到了一个刚出现在门口的人，是她的老板！

“快快！”克莱奥再次拍了拍手。

哈斯纳用医用胶带将横幅的一角粘在圆柱上，并向她的丈夫挤了挤眼睛，示意他赶快把活干完。但他们都已经来不及了。

“先生！”哈斯纳的脸颊一下子由暗色转成了熟透的李子的颜色。她慌忙从王座的镏金扶手上跳了下来，赶紧擦掉了罗马式绑带凉鞋留在上面的鞋印。她和贝比悄无声息地逃到了厨房里，几秒钟后，大厅里的内置音箱里就传来了高亢的歌声，镇住了整个大厅。

“爸爸！”克莱奥尖叫着，声音听起来清脆又充满感情，简直就像融化了的巧克力豆，“欢迎回家！一路上怎么样？你喜欢我设计的横幅吗？是我自己做的！”克莱奥骄傲地站在圆柱间，等待着拉姆的回应。尽管她已经十五岁，就快成人了（感谢木乃伊术），她还是很渴望得到父亲的赞赏。不过那要比在沙尘暴中保持又长又翘的睫毛还困难。

但今晚不会了。今晚，拉姆从助手摩奴身边走了过去，径直向他的宝贝女儿冲来，手臂大张着，好像在说：“我也很爱你。”

“先生！”摩奴大喊道，他平滑的嗓音里透着一股难以抑制的焦虑，“小心您的外套！”

“我的公主！”拉姆说道，他不顾自己的黑风衣还浸满着雨水，一把抱过克莱奥，紧紧地拥着她。大雨没能把他身上那股国际航班上粘来的陈腐味冲掉，也没能洗刷掉充斥在宾利汽车里的浓厚雪茄味。但克莱奥并不以为意——哪怕是拉姆喝完尼罗河河水，身上有一股猫砂盆的味道，她还是会

继续拥抱他的。

拉姆先是紧抱着克莱奥的肩膀，然后稍稍松开了一点，热切地打量着她。他过分的关注让克莱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难道是我的Herve Leger牌绷带裙太紧身了？紫色眼影画得太重了？睫毛膏太闪了？要不就是脸上的棕红色星星太小了？”

克莱奥不自然地笑了笑：“怎么了？”

“你没出什么事吧？”拉姆叹了口气，吐出一口烟草特有的香甜味。他那双黑色杏眼背后似乎藏着些陌生的东西——很柔软。再仔细看看：也许还有惊吓。这表情在大多数人身上都会被看成是焦虑，但她父亲却鲜有这样的表情。难道这趟考古挖掘顺手把他一些尘封的情感也挖出来了？

克莱奥看着他，笑了起来：“我好着呢，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有什么不对吗？”

用餐区传来一阵轻柔的铃声，前菜已经准备妥当了。齐丝丝从海枣树顶蹿了下来，巴斯塔、阿金斯、鄂博内、尤法、尤斯还有妙妙，都停止了追逐打闹，往餐盘那边跑去。克莱奥看着这些小猫，忍不住笑了。拉姆还是阴沉着脸，表情看起来僵硬无比，焦虑像一层死海泥面膜一样抹在他脸上。

“消息已经传播得人尽皆知了，”他揉了揉太阳穴，灰黑的头发似乎比往常更白了一些，“那个叫弗兰琪的女孩在想什么？斯坦家族怎么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现在他们把我们整个社区都置于危险的境地中了。”

“你已经听说了？”克莱奥小心翼翼地问道，其实她真正想知道的是拉姆对这件事到底了解多少。

拉姆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份卷得好好的《塞勒姆新闻》，用手掌拍了拍，这一举动算是给他们一家人团聚的温馨画上了句号。“维克多是不是忘记给他女儿加个脑子了？盖布大神啊，我真不明白……”

正说着，铃声响了起来，告诉大家该享用前菜了。

克莱奥一瞬间充满了维护弗兰琪的勇气，也许这勇气来自于她维护自己的需要，“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名字的，在学校时，她都穿着正常人的衣服，没人认得出她是谁。再说了，她也是想改变我们的处境啊。”克莱奥说着，身体不由得紧张地摇晃起来。

“改变什么东西？她一个月前才刚被造出来！她有什么权力改变这一切？”拉姆问道，眼神移向了写着“欢迎回家”的横幅，他那尖锐的表情并没有显露出一丝赞赏的意思。

“你对弗兰琪的了解又有多少？”克莱奥暗暗想道。当然了，仔细想想，克莱奥朋友的父母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旧金山，在参加家庭聚会时他们也是那么不显眼，午夜兜风时，缺了他们也没人注意。而克莱奥的爸爸呢，经常去地球的另一面进行考古挖掘，回家的次数少得可怜——即使难得回一次家，那也是凭航空公司赠送的里程数回来的。真是活见鬼！

“你们这代孩子是怎么搞的？”他继续说道，对克莱奥的疑惑不理不睬，“你们对过去的历史没有感激，对遗产或

是传统也毫不尊重。你想做的不过是……”

“先生，”摩奴打断了他的话，他的光头上还闪着雨滴的亮光，手上紧抓着铝制公文箱，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大，已经从黑色变成了灰白色，“您想把这放在哪里？”

拉姆一边思考，一边抚摩着旅途奔波来不及刮掉的胡楂。过了一小会儿，他看了看克莱奥，示意摩奴到大厅另一端的双重大门那边去。拉姆紧抓着女儿的手臂，不失优雅地领着她穿过空气凛冽的休息室，走进了王座室。

一只家鹰拍着翅膀，飞到了海枣树上。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好似旗帜在风中飞舞，一直回响在宫殿里。

大理石油灯被点亮了，铜墙一下子折射出琥珀色的光辉，走廊地面铺着精心编织的芦苇席。几千年来，他们的祖先光脚在芦苇席上踏过，把芦苇席踩得无比平滑。走廊的尽头就是放置王座的地方。克莱奥一屁股坐在紫色天鹅绒坐垫上，手放在包裹着珠宝的金色扶手上。她的下巴向前伸着，眼睛微闭，视线一下子黯淡起来，记忆中的点点滴滴都被唤醒了。她突然化身成为女王，细细品味着她的王国：混杂着祖母绿的黑色圣甲虫在门厅上爬来爬去，生长在尼罗河两岸的芦苇绵延不绝，黑木棺就位于入口旁边。

这画面，这气味，还有特属于她的王国的声音，将她身上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王国的真正统治者也已经回来了，现在她觉得十分安全，呼吸变得轻松了，皮肤似乎也因这暂时的权力而激动起来。天啊，做个王者的滋味也不过如此。

拉姆和克莱奥一坐好，摩奴就轻手轻脚地将公文箱放在了两张王座之间的铜铸小桌上，接着往后退了退，等待着下

一步指令。

“把它打开。”拉姆拍拍手，示意摩奴听命。

咔咔，箱子被摩奴打开了，他将内里镶着天鹅绒边的盖子掀开，向后退了一大步。

“看！”拉姆说道，“我在你奈费尔提蒂（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埃及皇后——译注）姑妈的坟墓里找到的。”他转了转大拇指上的绿宝石戒指，显得自信满满。

克莱奥靠着扶手向前探去，也不由得因眼前所见大吃一惊。她赶忙在脑海中为眼前流光溢彩的物件作了个盘点：

1. 鹰形项链，佩戴好后，鹰大张着的两翼将落在埃及最受人尊敬的女人的锁骨上。

2. 镶着红绿宝石的袖扣，这宝石代表着太阳神赫鲁斯的眼睛。

3. 金质鹰形王冠，镶满了颜色各异的闪亮珠宝，每一颗都映出了克莱奥满是渴望、睁得老大的眼睛。

4. 一只金质螺旋式戒指，上嵌一大块灰色月长石，就算放在黑暗中也能熠熠生辉。

5. 一对圆润的玉耳环，由金丝包裹着——安吉丽娜·朱莉在二〇〇九奥斯卡颁奖礼上佩戴的祖母绿宝石跟这个相比，不过是街边货。

6. 金质菱形项链，镶嵌着珍珠，尾部还缀饰着孔雀羽毛。

7. 蛇状臂环，从手腕一直延伸到上臂，一颗红宝石为这条蛇的点睛之笔。

8. 一张白色的名片，随便地插在箱子里的其他东西上。

“等等！”克莱奥俯下身来拿起那张名片，“这是什么？”她问道，其实她都知道——谁会不知道啊？况且名片上方印着银色图案，虽然只有五个字母，但对克莱奥来说，则意味着“天赐良机”。

“真好看。”她敬畏地低声说道。克莱奥读着卡片上的字，不由得颤抖起来，手臂上那堆手镯也跟着房间里的埃及音乐兴奋地当当作响。“你从哪儿弄来的？”她问道。

拉姆眼睛盯着前方，言语里透着骄傲：“精妙绝伦，不是吗？现在你对自己的历史感觉如何？你知道这些有多珍贵吗？它们是无价之宝，更是历史的代表。就这一个戒指……”

“爸爸！”克莱奥兴奋地跳了起来，王座就快经不起她的折腾了。她用大拇指挨个抚摸着。

那五个字母：V，O，G，U，E。“你是怎么拿到她的名片的？”

拉姆盯着他女儿的脸，失望之情一下子爆发了，“这个安娜·文图有什么特别的？”他啪的一下将箱子合上。摩奴走上前来，想将箱子拿走，但拉姆示意他别动。

“爸爸，是温特！”克莱奥不依不饶地解释道，“她可是《Vogue》杂志的主编啊！你真的见到她了吗？你和她聊了什么？她当时戴没戴墨镜？她都跟你说什么了？赶快通通告诉我啊！”

直到这时，拉姆才脱下了他的黑风衣。摩奴赶忙接了过

来，又递给他一根雪茄。拉姆慢慢喷了好几口烟，为了满足女儿追星族般的渴望，他开口说道：

“在从开罗飞到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头等舱里，她就坐在我旁边。”拉姆从唇间喷了一团难闻的烟雾，“她在《埃及今日商务报》的头版上看到了有关我挖掘工作的报道，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说起她对开罗服饰的热爱，我也搞不清楚，”他翻了个白眼，“她想以这个为主题，搞一期杂志。”

站在王座后面的摩奴忍不住摇了摇头——他看起来和拉姆一样，一副被侵犯了的表情。

“她真的提到了‘开罗服饰’吗？”克莱奥喜形于色。埃及风终于也能上《Vogue》杂志了！

“那女人说了很多话。”说到这儿，拉姆拍了拍手，贝比和哈斯纳立马从厨房里跑了出来，手上还端着好几盘食物，他们小心地维持着平衡。巴斯塔、阿金斯、齐丝丝、鄂博内、尤法、尤斯还有妙妙跟在他们后面蹦蹦跳跳，一副猴急猴急的样子。

克莱奥坐了下来，“还有什么？”她又追问道，“她还说什么了？”

“她还说，要给少年杂志做一组照片。”

哈斯纳将一个铜质餐盘放在他面前，拉姆伸手拿过一个皮塔三角饼，蘸了下鹰嘴豆泥。

“什么？”克莱奥都快喘不过气了，示意贝比等会儿再把奶酪盘和羊肉放下来。她手机上只装了一个应用程序，花了她1.99美元从iTunes上下载下来的——就是《Vogue少

年》。

“我只记得大概要找几个模特，在俄勒冈的沙丘地带骑骑骆驼，还要戴上我姐姐的珠宝、穿上最新潮的开罗服饰做做样子。”

克莱奥坐不住了。她把手塞到屁股下面坐着，跷起腿来，忍不住地晃着脚，又神经质般用手指敲击着豪华的扶手。她此刻根本难以自持，更没空顾及她那位也同样坐立不安的父亲了。她全身所有的细胞、神经、肌肉、韧带、肌腱都在催促她跑到外面去，像蜘蛛侠一样爬过宫殿墙，最后站在房顶上大吼一通，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好消息——但因为安全关系，现在她不能离开屋子一步。

“万分感谢你，弗兰琪·斯坦！”

“要我说，这安排简直就是在剥削我们！”摩奴不满地嘟囔着。

拉姆点点头，表示同意。

克莱奥狠狠瞪了可怜的用人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闭嘴，要不我就把鹅肝撒到你的光头上，再把小猫们都引过去！摩奴赶忙清清嗓子，明亮的棕色眼睛也不由得看向地面。

“我也要参加！”克莱奥宣布道，她的睫毛不停忽闪着。

“参加什么？”拉姆使劲把雪茄摁灭在茄泥里。哈斯纳立马冲过来将盘子拿走了。“我可什么都没同意。”他说道。

“可你根本挡不住安娜·温特，她在从机场跑道到大门去打车的空当，顺手就把拍照的事儿安排好了，她连日期都选好了！”摩奴在一旁说道。